

有同志问我：作为战役指挥员，你认为自己在战役指挥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我回答：是慎重。
慎重作战对战役指挥员来说是一条具有丰富内容的原则。
从下定战役决心到组织实施战役的全过程，甚至在某些指挥细节上，都必须贯彻慎重的原则。



革命将帅卷

粟裕

赵琪 著

- 向往武俠走向革命
- 创业艰难沉重的第一步
艰苦比死更难受
- 向朱毛学打仗苦斗闽浙
- 卫岗处女战黄桥决战
忽隐忽现忽东忽西
用兵如神
打出的抗战名将
- 七战七捷从宿北到莱芜
攻下孟良崮
不愧为常胜将军
- 最后的决战淮海战役
- 回首十五年征战身边倒下的也是一支大军
- 大将远去兮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革命将帅卷

栗 裕

赵 琪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戢遐龄

封面设计：吕敬人

粟 裕
赵 琪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定价2.30元

ISBN 7-5006-1145-5/G·248

目 录

一、 向往武侠	3
家境	3
童年的乐趣	4
人之初	5
走向革命	8
二、 创业艰难	11
沉重的第一步	11
向朱、毛学打仗	19
泪洒怀玉山	30
苦斗闽浙边	38
三、 抗战名将	51
卫岗处女战	51
挺进苏北	63
黄桥决战	72
苏中抗敌	83
到敌人后方去	97
四、 常胜将军	107

七战七捷	107
从宿北到莱芜	120
“英雄孟良崮”	134
五、一代天骄	141
一次重大战略决策	141
逐鹿中原	150
最后的决战	154
六、军人本色	161
“沧海一粟”	161
高风亮节	166
大将远去兮	171

1949年9月，北京。

暑气已渐渐消散，新生的古城在欢歌笑语中迎来了它历史上一个辉煌的秋季。不多久，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将要在这里宣告成立。中华民族企盼和奋争了将近百年的目标眼看就要达到，就要成为现实了。

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商讨建国的各项事宜。

解放军代表团的到来格外惹人注目。代表们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欢迎着这些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的军人们。看，那是朱德，那是彭德怀，那是陈毅，每一个名字都是在铁血中铸成，每一副伟岸身躯都曾一次又一次地震撼过脚下这古老的大地。身材魁梧、大名鼎鼎的刘伯承出现了，这让蒋介石也赞赏不已的军事统帅又引起了会场上一阵小小的骚动。和他并排步入会场的是一个个子不太高、清瘦而精神的中年军人。他面带微笑却又稍具拘谨，步履自信却又透出几缕书生的文弱。这是谁呢？

宽厚的朱德总司令看出了代表们的疑惑，他回身向刘伯承示意。刘伯承点点头，用浓重的四川乡音朗朗笑道：

“这位是粟裕将军。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诸位想必早有耳闻吧？”

这便是战功赫赫、威震大江南北的粟大将军吗？代表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人们的印象里，粟裕的名字是同数十万强大的铁流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这个叱咤风云的头衔联系在一起的，是同那些充满神奇的辉煌战绩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南京市市长、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以及诸如此类的高级职务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难道是一副单薄的身体和瘦削的肩头能挑动的吗？这些难道就是这一派文静的中年人创造出来的吗？

这一年，粟裕才四十二岁。

一、向往武侠

湘西地区，人杰地灵。粟裕就出生在这块造物主特别偏爱的土地上。

1951年国庆观礼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粟裕谈得兴致勃勃。话题不由得延伸到了湘西。毛泽东忽然问道：

“你是湘西人，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粟裕笑答道：“不是，主席。我们那个会同县有苗族、侗族、水族等等少数民族，也有不少汉族，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家 境

1907年8月10日，粟裕降生在湘西会同县伏龙乡（后改称坪村乡）枫木树脚村。那正是辛亥革命前夕，因为地理和交通的原因，湘西一带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会同县又是紧挨贵州的山区小县，封闭的程度比别的县还要严重，几乎闻不到变革的风声。

枫木树脚村因村后的一大片枫树林而得名。二十多棵枫树，棵棵高大挺拔，粗壮茂盛。夏天绿叶清凉，秋天一树火红。粟裕家的房子就在枫树底下，枫树林是粟裕幼年天天嬉戏的

地方。全村有五六十户人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大村子。

粟裕的祖父是当地的小地主，曾经拥有一百多亩土地。到了粟裕父亲手里，由于三兄弟分家，每家就仅分得三十余亩，年成正常的时候，可以收入一百多担稻谷。那时粟裕家有父母、哥嫂、姐妹共八口人，这样算下来，生活还是相当窘迫的。而且父亲粟嘉会是个落第秀才，劳动能力很弱，女人们又不能当劳动力使用，地方上又不太平，因此常常入不敷出，靠举债度日。

1918年，内地政治动荡，军阀混战，国民政府无暇顾及到边远地区。湘西一带土匪猖獗。一天夜里，距枫木树脚村不远的亲戚家的孩子被票匪绑去。这事对粟裕家惊吓很大，全家很快就搬进了会同县城。搬迁时借了一笔债，从此家境更是每况愈下，以至于最终到了无力供养粟裕念书的地步。

童年的乐趣

童年的粟裕，聪明好动，又不摆少爷架子，家里的长工们都很乐意跟他一起玩。其中有个长工比他大十来岁，叫阿陀，是粟裕童年时代最要好的朋友。阿陀很擅长讲故事。讲的故事大部分是关于英杰剑侠、杀富济贫、惩恶扬善一类的，讲起来绘声绘色，连比带画把个粟裕听得神魂颠倒，全部身心都随故事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对故事里“专管人间不平事”的侠剑崇拜极了。因此便生出一种几乎所有的男孩在此时都会有的伟大理想：长大后做个为民除害的侠客。

要做侠客，自然要会武功。民间对各种神奇功夫的由来

早有一套现成的合情合理的解释。比如练“飞毛腿”，就用沙袋绑在腿上，不停地跳和跑。练“狼牙棒”，就用根灌满铁砂的竹竿不停地东挥西舞，练“硬气功”就拿肉拳头使劲地砸砖头。常常弄得筋酸骨痛，伤痕累累。这些“功夫”自然都是在阿陀指导下练起来的。阿陀还改革了传统武侠的形象，吸收现代文明，特意给他制造了一把枪。枪管是用弹壳做的，以黑色火药发射沙子。粟裕于是便常常持了这枪去射击假想的恶霸，玩得高兴之至。

湘地民风剽悍，争勇好斗，是一块成就军人的天然土壤，曾广为流传过的“无湘不成军”之说。湘乡的这种民风熏陶了童年的粟裕。

粟裕在当时就没有辜负他的朋友阿陀，他们一起在野外偷吃狗肉，他把家里的蜜饯和板栗偷出来给他。为了防止被母亲发觉，他把外壳揉碎了再放回原处。母亲看见了，会以为是老鼠吃的。——这已经很能说明他童年的智力程度了。

人 之 初

1913年，粟裕刚满六岁，家里便把他送入私塾读书。1918年全家搬入会同县城后，粟裕也随之转入了县城的“洋学堂”读书。国文、算术、绘画、体操、唱歌、修身，他都很喜欢。而且特别爱音乐，先后学习过笛子、洞箫、月琴等多种乐器，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然而在升级方面却很不顺利，一次次留级。大概总共留过三四次，这使他感到很难为情。

留级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功课跟不上，而是因为他缺课

太多。而缺课多的原因，又来自他的父亲。父亲送他上学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他能继承和管理家里的那份产业。如今念过几年私塾，又念了几年洋学堂，当然已经是足够了。于是父亲就开始分派他管家、记帐，使他十天里倒有三两天不能去上学，这已经够使他心烦的了，可嫂子由于嫉妒，还常常说三道四，叫骂不止，这更让他觉得不是滋味。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作主，硬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比他大两三岁，家里是富农，还裹着小脚。这对已初步接受了新思想影响的这个洋学生来说，实在是件不可容忍的事情。然而最终促使他离家远去的却是另外两个偶然的原因。

一个是同驻军的冲突。

当时会同县里驻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官兵都飞扬跋扈，神气十足，俨然是一县的太上皇。过街时，从不管人多路窄，总是横冲直撞，排成四路纵队，把生意人的摊子挑子篮子罐子踢得满街都是。老百姓恨透了这伙兵。粟裕和他的同学们偏不买这个帐，每碰到有当兵的开过来时，也照样子排成几路纵队，手挽手地朝前走，故意去撞那些兵的四路纵队。这样几次下来，兵和学生们就结下了很深的仇恨，终于到了爆发的時候。

那天在城隍庙广场看戏。看戏是没座位的，都站在广场上。学生们都穿蓝长袍，青马褂。那一连的兵就站在他们前面，这已经使学生们很想闹点什么事了。偏偏有个兵还大模大样地站到了凳子上，挡住了后头人的视线。要是碰上平民百姓，也就算了，偏偏后头便是这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生娃。

“拉下来！拉下来！”学生们高声叫喊道。

那个兵根本不理他们。

学生们火了。粟裕他们几个冲上前去，一齐动手，把那个兵从凳子上拉了下来。兵们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举起凳子就砸过来。双方在广场上打成一团。后来有人叫了声“土匪来了！”负责警戒的保安队慌慌张张地朝天放了几枪，人群这才散去。

学生们跑回学校紧闭校门。士兵们包围了学校，扬言要进去抓人。后来虽被劝阻住了，但事情却并没了结。兵们说：以后凡是见了高等小学的学生，就要打，就要抓，就要杀！有一次他们果然抓住了一个，审问是不是高等小学的学生，那个学生赶忙说不是，这才被放了出来。这便激起了学潮，学生们全体罢课抗议。最后县太爷出面调停，为首的连长作了保证，风波才告平息。但学生们并不放心，怕当兵的还会报复，于是不少人离开了学校。粟裕在这场斗争中第一次萌生了要搞队伍的念头，他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到外地去求学。

另一个促使粟裕最终离家远去的原因是考学。

会同县每年都要通过考试，挑选几名学生去常德省考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年全县要录取两名。粟裕被录取了。他决心去八百里外的常德参加考试，他有信心成为第二师范的正式学生。

1924年1月8日，粟裕离家出走。行前他没有告诉父亲，只是在得到录取通知书后跟母亲打过一个招呼。可当他步行一百一十里到了湘西水陆码头洪江，打算在这里乘船去常德时，这才知道所带的钱连买张船票都不够。他只好给家

里写信，表示如果家里不寄路费来，“讨来也要走。”父母亲见了这信，十分着急，立即回信答应给他筹措路费，让他先回家，“从长计议。”粟裕也明白筹措这笔钱，对父亲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就离开洪江回到了会同。在距城还有十来里路的地方先住下来，去信要求家里把钱送来。父亲见到这封信后，立即派哥哥来接他，保证在筹足了路费与学费后，就放他走，这样粟裕才回到家里。

不久父亲果然尽全力为他凑足了几十块银洋。临行前，父亲郑重其事地请来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为他送行。老人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很动感情，老泪长流，果然这一别，父子便永无相见之日了。粟裕离家不久，父亲便去世了。

1924年3月，粟裕才到达常德。这时考期已过，他通过亲戚的关系，进了常德二师附小，插班在高小三年级。

走向革命

1925年春，粟裕终于考上了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为了成为二师的正式学生，他付出了艰苦的代价。前一年夏天，他就从二师附小的高小毕业了，但二师的入学考试是在春天，他就又考入了常德平民中学。这是个教会性质的中学，主要以英文授课。粟裕在此前从没接触过英文，学起来非常吃力。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当中，两个月后竟累出一场大病来，咳嗽，吐血，脱发。此后他的头发再没有浓密过。

病后的粟裕性格渐渐变得沉静，爱在沉默中思考问题。当然这和他年龄逐渐增大和眼界逐渐开阔也不无关系。他常

常独自一人抱一把月琴，拨弄着琴弦，陷入沉思。思考“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青年的责任”，“感到苦闷和彷徨。”

二师的学生当时分属两个营垒。一是由富家子弟组成的“体育会”，一是由平民子弟组成的“学生会。”前者受反动的国家主义派控制，后者则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两大组织间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后来名满天下的滕代远就是“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栗裕很自然地加入到了“学生会”一边，成为活动中的积极分子。这一阶段他初步接触了共产主义理论，1926年11月，正式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26年夏季栗裕从常德回会同过暑假，家中再次不许他外出读书，并把他禁闭起来。8月初他第二次出逃，回到常德。从此后再没回去过。

这一年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以破竹之势进入湖南，湖南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二师的党团员们积极凑钱购买枪支，栗裕和另外两个同学合着买了支驳壳枪，二百发子弹。北伐军到达长沙不久，蒋介石便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接着许克祥在长沙也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群众和革命力量。二师的进步校长也被国民党中央军杀害了，大批反动军警包围了学校。但外界传说二师拥有七八百条枪，军警们信以为真，一时便不敢闯进校门。面对这种局面，党组织决定立即组织进步学生，迅速分批撤离学校。

栗裕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他们揭开校内下水道的铁盖子，猫着腰，踩着发臭的污水，顺着下水道摸黑跑到城外，在洞

庭湖畔跳上了一条预先准备好的小船。小船横穿洞庭湖，行至岳阳与长沙间的铁路边上，一行人在夜色的掩护下爬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他们身无分文，又怕被人发觉是逃亡的进步学生，只好藏在座位底下过夜。直到第二天清早火车进入湖北境内后才敢出来。不久便到达武昌。

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政府还没有公开反共，粟裕在武汉很顺利地接上了组织关系，被党组织安排进入叶挺的 24 师教导大队。

那年粟裕二十岁。一连串革命斗争的血的教训已经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推翻旧世界，只有拿起枪杆子，组织起革命的武装。1927年5月末，他毫不犹豫地来到武昌平阳门外，坚定地走入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从此再没有离开过。

二、创业艰难

1927年夏天到1937年夏天，是中国革命历史上风云起伏的十年，也是粟裕一生中最为艰苦的时期。在这十年里，他历尽艰辛，六次负伤，转战数万公里，经历了从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朱毛会师到历次反“围剿”、敌后三年游击战争的全部过程。十年严酷战争生活无情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但却把他锤炼成了人民军队里一名杰出的将领。

沉重的第一步

盛夏的武汉，热浪逼人。粟裕加入到24师教导队之后，立即便在酷暑中投入了紧张的军政训练。

24师教导队是共产党为收容两湖地区遭反动派迫害的进步知识青年而专门设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党的基层军事干部。加入教导队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1927年6月，粟裕在教导大队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教导队的生活非常艰苦和严格。周恩来同志来教导队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时，曾关切地问粟裕和他的同学们：

“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这种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

粟裕和同学们立即大声回答：“为了革命，什么都不怕！”

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又告诫大家：“你们这支队伍，全是党团员，是建设红军的基础，一定要肩负起阶级的重托，将来你们要到部队中去，到士兵中去，掌握革命武装，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

这些亲切而又带有鼓动性的话语，对粟裕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他决心不辜负周恩来同志的希望，尽快适应教导队的生活，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中把自己锤炼成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

教导队开学不久，师长叶挺便专程来看望同学们。他走到站在队伍排头的粟裕面前，问道：“这位同学，你说说看，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死更难受！”粟裕不假思索地回答。

“不对！”叶挺微笑着摇了摇头，“应该是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下子的事，艰苦却是长期的，时刻都会碰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在叶挺炯炯有神的目光的注视下，粟裕的脸红了。他领悟到叶挺的话里包含了丰富的革命道理，中国革命是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要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就必须具有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

24师教导队的训练生活，不像一般军队通行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每天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体操，这是“四操”；上、下午各上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个小时的点名训话，这是“三讲”。“四操”和“三讲”的要求都很高。每天起身号一响，就要立即跳下床铺，